



重刊五燈會元序

原夫菩提達磨迦大龜氏於釋迦文佛眴青蓮目而得教外別傳之旨之二十八代之祖也既佩佛心印於梁普通之初至東震旦時學者方以講觀相高迺曰吾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爲宗六傳至曹溪大鑑支而爲南嶽青原又分而爲雲門臨濟曹洞瀉仰法眼五宗支分派列演溢于天下矣圭峯密公禪源詮曰禪之目有五曰外道禪曰凡夫禪曰小乘禪曰大乘禪曰最上乘禪若古高僧之功用與夫他宗之所謂禪者則皆前四種禪惟達磨展轉相傳

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蓋最上乘禪也紫陽朱文公
曰達磨盡翻窠臼倡爲禪宗視義學尤爲高妙矣又
曰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用是知文公深明別傳
之旨要非言教所及世之人徒見公衛道植教之語
而於吾氏未能窺斑嘗鬱輒肆詆訾是不知公也近
時澗人黃氏自負博洽以教外別傳爲非佛氏之學
而別爲一學吁得稱通儒哉是又朱子之罪人矣別
傳之道本無言說然必因言顯道顧雖明悟如釋迦
文佛亦由然燈記荊故知祖祖授受機語不得無述
焉宋景德間吳僧道原作傳燈錄真宗詔翰林學士
楊億裁正而敘之天聖中駙馬都尉李遵勗爲廣燈
錄仁宗御製敘建中靖國元年佛國白禪師成續燈
錄徽宗作序淳熙十年淨慈晦翁明禪師作聯燈會
要淡齋李泳序之嘉泰中雷庵受禪師作普燈錄陸
游敘斯五燈之所由始與藏典並傳宋季靈隱大川
禪師濟公以五燈爲書浩博學者罕能通究迺集學
徒作五燈會元以惠後學恩至渥也國朝至元間于
越雲壑瑞禪師作心燈錄最爲詳盡特援丘玄素所
製塔銘以龍潭信公出馬祖下致或人沮抑不大傳
于世識者惜焉法華經曰世尊放眉間白毫相光照

東方萬八千世界慈氏發問文殊決疑以謂日月燈
明佛本光瑞如此維摩經云有法門名無盡燈無盡
燈者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昔王介
甫呂吉甫同在譯經院介甫曰所謂日月燈明佛爲
何義吉甫曰日月迭相爲明而不能並明其能並日
月之明而破諸幽暗者惟燈爲然介甫擊節稱善吾
宗以傳燈喻諸心法而相授受者其有旨哉會稽開
元大沙門業海清公蚤參佛智熙公于南屏旣得其
旨復典其藏教久而歸故隱闢一室以禪燕自娛廣
智訖公題之曰那伽室而銘之其鄉先生韓莊節公
爲之記公今年及八十每慨五燈會元板燬學者於
佛祖機語無所攷見於是罄衣鉢之資以倡施者惟
是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
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領行宣政院事康里公首捐
俸資而吳越諸師聞而翕然相之板刻旣成使其叅
徒妙嚴徵言敘其端予視清公蓋諸父也嘗承其教
誠挹其高風茲復樂公之所以爲惠來學之志有成
用不辭蕪陋而序之云爾至正廿四年龍集甲辰夏
四月結制後五日杭中天竺天曆萬壽永祚禪寺住
持番易釋廷俊序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

重刻五燈會元募緣文

平湖五臺居士陸光祖撰

夫佛道東流而至晉宋齊梁之間學佛者競以名理禪觀相高莫竟本心妙明之體自達磨大士來至此方始唱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傳至六祖能公斯宗大振厥後五宗並立門風峻甚其圓機密義不可以隨言而解用智而求至於揚眉瞬目或喝或棒所以闡呈真體愈出愈竒有省者若痛處喫拳不會者如聾人聞鼓而膚識之士乃或病其難通訾其詭異蓋由鈍根之無入則謂聖言之有隱大抵然也然開元之

後宗教大明上至旒冕簪貂下及販樵孺婦往往能
響答玄言办游道妙當斯時也見性知心超凡入聖
上下數百年內先後幾千萬人自兩儀分奠以來未
有若斯之盛者何儒門淡泊寥寥如此釋教流通林
林如彼其故何歟良以道喪多岐智分穿鑿仲尼沒
而時乎不再顏淵死而今也則無官失而求之四夷
學絕而傳諸方外一晦一明有由然矣至宋巨儒周
元公程伯子乃能旁尋墜緒密闡心宗伯子嘆曰我
於天壤之間真自孤立伊川晚閱內典遇異人始明
此學考亭暮年亦曰達磨盡翻窠臼尤爲高妙乃知
齊佛老爲異端非程朱之定論也由是言之維釋與
儒自唐及宋曄然其兩盛矣自茲而降去聖時遙儒
昧通方釋拘義學由是西來妙旨東土希聲所幸教
外之單傳具載傳燈之五錄濟禪師以其書浩博撮
爲會元斯固莊生所譏聖人已往而糟粕徒存焉者
然而求道之人有能因言筌窮理窟玩其要妙言嚼
其無義語日由繹之夕鑽剔之忽焉而鋸窮木斷水
到渠成所謂因指以見月假筏而渡海亦易易焉則
是此土此書之不可一日無矣近者書殘板燬教未
風微有徑山大慈上人苦行薰修發心弘濟欲復募

緣刻梓以惠後人不遠千里而來謀因乞一言而爲
倡賤子幼慕神仙每符瑞夢旣聞魯訓知反求於六
經載遇竺墳時泛觀乎三藏稍能通其一貫會其殊
塗祇自討論無誰告語嗟乎五千退席憫增慢之難
移四十無聞嗟寓形之易盡願與同懷之士共成得
道之因敢以此書請同戮力昔在先覺有聞半偈而
明心或識二字而證果矧二十卷之活句誠百千劫
之竒逢入此法門皆當作佛儻有通微俊彥慧徹高
賢盡捨牀頭阿堵物成就世間希有事庶開來而繼
往亦自度而度人不亦偉與不亦偉與幸無膠泥曲
儒談曰非吾孔氏之書也

嘉靖辛酉夏日書于三一齋中

五燈會元卷第一

七佛

古佛應世絲歷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近故譚
賢劫有千如來暨于釋迦但紀七佛按長阿含經云
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各坐樹下於中成正覺
又曼殊室利為七佛祖師金華善慧大士登松山頂
行道感七佛引前維摩接後今之撰述斷自七佛而
下

娑尸佛

過去世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

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

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



長阿舍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般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神足二一名騫茶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

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

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

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長阿舍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耀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毗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毗舍浮佛

莊嚴劫第一千尊

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

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長阿舍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喻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拘留孫佛

見在賢劫第一尊

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

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長阿舍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

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毗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

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長
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

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
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

安和子導師

迦葉佛賢劫第二尊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

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長阿含經

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

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

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姓刹利父淨飯天母大清淨妙

位登補處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人亦名護明大

士度諸天衆說補處行於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曜

經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

涌金蓮華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

手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者卽

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四十二年

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卽

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窻牖中叉手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心生歡喜卽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于六年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道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卽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旣而於鹿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證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卽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

爲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時諸弟子卽以香薪競荼毗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衆卽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藝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爾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卽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敎至中夏卽後漢永平十年戊辰歲也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曰請世尊說法世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曰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世尊便下座世尊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及辭天界而下時四衆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

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
乃訶云蓮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
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
身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
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
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
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
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
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
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涌出
作禮世尊世尊勅罔明出罔明却至女子前鳴指一
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
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
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
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爲
一義二義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
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
我入門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昇豬過乃問這箇是
甚麼曰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
世尊因有異學問諸法是常邪世尊不對又問諸法

是無常邪亦不對異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
世尊曰汝之所問皆爲戲論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
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
色世尊復藏珠入袖却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
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嘆曰汝何迷倒之甚吾
將世珠示之便各彊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示
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世尊因乾闥婆
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
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
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
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佛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
何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
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
曾作舞王乃信受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
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
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世
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
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五通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
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

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耶箇文殊迦葉無對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爲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爲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曰我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弟子曰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曰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麓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世尊昔欲將諸聖衆往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犍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旣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

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世尊嘗與阿
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甚麼
人塔世尊曰此是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
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世
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
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
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
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
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旣持鉢須依過去
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
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世尊因有比丘問我
於世尊法中見處卽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
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世尊成道後在
逝多林中一樹下跏趺而坐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車
經過林畔有二車牛不肯前進商人乃訝見之山神
報言林中有聖人成道經逾四十九日未食汝當供
養商人入林果見一人端然不動乃問曰爲是梵王
邪帝釋邪山神邪河神邪世尊微笑舉袂袈裟角示之
商人頂禮遂陳供養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
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

人道世尊又敲一曰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世尊又別敲一問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世尊因黑氏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株來供養佛佛召仙人梵志應諾佛曰放下著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華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華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曰世尊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華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卽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嘆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華於然燈然

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
梵刹時衆中有一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插曰建梵
刹竟時諸天散華讚曰庶子有大智矣世尊因七賢
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屍曰屍在這裏人向甚處去一
女曰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華曰
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
七环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
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
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得女曰汝若無
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往白佛佛言憍尸迦我
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
義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問你在
地獄中安否曰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問
你還求出否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
大師豈有入地獄分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
地獄分世尊因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
向二鐵圍山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
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
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殃崛摩羅因持
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子母未分長者

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
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
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
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
當時分免世尊嘗在尼俱律樹下坐次因二商人問
世尊還見車過否曰不見商人曰還聞否曰不聞商
人曰莫禪定否曰不禪定曰莫睡眠否曰不睡眠商
人乃嘆曰善哉善哉世尊覺而不見遂獻白氎兩段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
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
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
葉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
梨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
傳付將來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
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
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世尊於涅槃會上以
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
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
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契悟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父飲澤母香志昔爲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金色有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旣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爲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爲號也繇是志求出家與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涅槃經云爾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爾時迦葉在耆闍崛山畢鉢羅窟覩勝光明卽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涅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卽至雙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出示雙足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荼毗金剛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畢鉢羅窟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乃白衆言

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敏第一宜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迦葉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衆心而宣偈言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無月說是偈已禮衆僧足升法座而宣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雞足山俟慈氏下生卽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者曰覓我者是汝我外道曰這箇是我我師我何在者曰汝問我覓尊者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自爲者曰我若不爲誰爲我爲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利帝父斛飯王實佛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爲之名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嘗所讚歎加以宿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

如水傳器佛乃命爲侍者尊者一日白佛言今日入城見一奇特事佛曰見何奇特事者曰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常佛曰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者曰未審見何奇特事佛曰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後阿闍世王自言仁者如來迦葉尊勝二師皆已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覩尊者般涅槃時願垂告別尊者許之後自念言我身危脆猶如聚沫況復衰老豈堪久長阿闍世王與吾有約乃詣王宮告之曰吾欲入涅槃來尋耳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者曰俟王覺時當爲我說時阿闍世王夢中見一寶蓋七寶嚴飾千萬億衆圍繞瞻仰俄而風雨暴至吹折其柄珍寶瓔珞悉墜於地心甚驚異旣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聞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卽至毗舍離城見尊者在恒河中流跏趺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偈曰稽首三界尊棄我而至此暫憑悲願力且莫般涅槃時毗舍離王亦在河側說偈言尊者一何速而歸寂滅場願住須臾間而受於供養尊者見二國王咸來勸請乃說偈言二王善嚴住

勿爲苦悲戀涅槃當我淨而無諸有故尊者復念我
若偏向一國諸國爭競無有是處應以平等度諸有
情遂以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
動雪山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尊者足
胡跪白言我於長老當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
尊者默然受請卽變旃伽河悉爲金地爲其仙衆說
諸大法尊者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
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出家授具其仙衆中有
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尊者知是法
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
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
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
尊者付法眼藏竟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入風奮迅三
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忉利天一分奉娑竭羅龍宮一
分奉毗舍離王一分奉阿闍世王各造寶塔而供養
之乃厲王十二年癸巳歲也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
姓毗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在胎六年而生梵語商
諾迦此云自然服卽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聖人降
生則此草生於淨潔之地和修生時瑞草斯應昔如

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
此林地名優留荼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
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
喜尊者法眼化導有情及止此林降二火龍歸順佛
教龍因施其地以建梵宮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正法
尋於吒利國得優波耄多以爲給侍因問耄多曰汝
年幾邪荅曰我年十七者曰汝身十七性十七邪荅
曰師髮已白爲髮白邪心白邪者曰我但髮白非心
白耳耄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尊者知是法器
後三載遂爲落髮授具乃告曰昔如來以無上法眼
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
汝受吾教聽吾偈言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
心法時是法非心法說偈已卽隱於罽賓國南象白
山中後於三昧中見弟子耄多有五百徒衆常多懈
慢尊者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伏之而說偈曰
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
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尊者乃現十
八變火光三昧用焚其身耄多收舍利葬於梵迦羅
山五百比丘各持一幡迎導至彼建塔供養乃宣王
二十三年乙未歲也

四祖優波邠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崛多又名鄔波邠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卽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密持瓔珞縻之于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爲華鬘與言慰諭波旬曰汝與我瓔珞甚是珍妙吾有華鬘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卽變爲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盡已神力不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柰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卽能除斷乃爲說偈令其回向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受教已卽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尊者告曰汝自今去於如來正法更不作燒害否波旬曰我誓回向佛道永斷不善尊者曰若然者汝可口自唱言皈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華鬘悉除乃歡喜踊躍作禮尊者而說偈曰稽首三昧尊十力聖弟子我今願回向勿令有劣弱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

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
出家心出家荅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
身心復誰出家荅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
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
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
僧紹隆聖種卽爲剃度授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
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
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
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付法已
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却復本座跏趺而逝提多迦
以室內籌用焚師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卽平王三十
一年庚子歲也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梵語提多迦此云
通真量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
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沱四流後遇毘多尊
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
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 汝智慧超越
也尊者聞師說已歡喜踊躍而唱偈言巍巍七寶山
常出智慧泉回爲真法味能度諸有緣毘多尊者亦
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

於天地提多迦聞師妙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耶願師慈悲令我解脫者卽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者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荼山中起塔供養卽莊王七年巳丑歲也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也旣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嗣乃入城於闐闐間有一人手持酒噐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噐而負淨者

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卽不識識卽非我復謂之曰
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說偈荅曰我從無量
劫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密祖曰我師
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北國中吾滅
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須密而於禪
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
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
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
加度脫祖卽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
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
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祖說偈已入師子奮
迅三昧踊身虚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座化火自焚
婆須密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寘于上級卽襄王
十七年甲申歲也

七祖婆須密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服淨
衣執酒器遊行里閤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
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
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
各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卽不義義卽
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卽欽服

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卽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卽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卽定王十九年辛未歲也

八祖佛陀

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有

肉髻辯捷無礙初遇婆須蜜出家受教旣而領徒行化至提伽國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爲最道者祖以偈荅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聞偈已便行七步祖

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伏馱承師付囑以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爲第八法化衆無量悉獲阿羅漢爾時佛陀難提卽現神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衆興寶塔塋其全身卽景王十二年丙寅歲也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毗舍羅旣受八祖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祖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爲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祖卽與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旣而祖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僞祖付法已卽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衆以香油旃檀闍維收舍利建塔于那爛陀寺卽敬王三十五年甲寅歲也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將誕時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

衆既覺遂生後值九祖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焉初至華氏國憇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卽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從何來荅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荅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真實義回光而照我令人三摩諦祖知其意卽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來大法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祖付法已卽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四衆各以衣裓盛舍利隨處興塔而供養之卽貞王二十二年巳亥歲也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身既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柰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

豁然省悟稽首皈依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焉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柰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卽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卽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尊者付法已卽現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以闕全身卽安王十四年戊戌歲也

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柰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旣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涌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音角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卽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岳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螭螟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

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卽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邪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祖卽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迦毗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囑已卽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以真體藏之龍龕卽顯王三十七年甲午歲也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于此否祖曰諾卽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皈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荅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

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卽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授具戒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卽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焉卽赧王四十一年壬辰歲也

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摩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通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

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
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
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
輪相卽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
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
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卽爲剃髮命諸聖授具其國
先有外道五千餘衆作大幻術衆皆宗仰祖悉爲化
之令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
世後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
付汝聽吾偈言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
證無瞋亦無喜付法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
本座凝然禪寂迦那提婆與諸四衆共建寶塔以葬
焉卽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也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
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
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覩之卽以
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龍樹卽爲說法不起於座
現月輪相唯聞其聲不見其形祖語衆曰今此瑞者
師現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祖旣得法後至迦毗羅
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

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
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
家長者廼問其故祖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
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唯汝與子
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卽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荅
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
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已彌加歎伏且
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祖曰昔
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
符宿因卽與剃髮執侍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
佛法計之旣久祖乃執長旛入彼衆中彼問祖曰汝
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
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祖
曰我灼然得佛彼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
不得彼曰汝旣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
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旣屈乃問祖曰汝名
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旣夙聞祖名乃悔過致
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祖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
乃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
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祖說偈已入奮

撰述
五妙會元卷一
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而供養之卽前
漢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毗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
笈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祖
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
彼處佛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
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
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身定邪心定邪提曰身心
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出入不失
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
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提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
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
在者何物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
非物祖曰此義不然提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
提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提曰我義
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提曰我無
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提曰仁者
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
以偈讚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
欲師仁者祖以偈荅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

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卽求度脫祖
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卽以右手擎金鉢舉至
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祖
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卽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
之祖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卽過
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跡汝輩亦莊嚴劫中已
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
彼云過去佛者卽竊疑焉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
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
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
年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真
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
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卽時欽慕悔
過作禮於是祖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
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祖付法
已安坐歸寂四衆建塔當前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
歲也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
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卽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
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

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
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
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矚見
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
乃燕寂于中父旣失子卽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
不知所在經十年祖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
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
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
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
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卽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
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邪曰百歲
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
祖曰汝善機邪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
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
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
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卽捨令出家祖攜至本處授具
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
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
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
而誰卽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

不相妨華果亦復爾祖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
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
原建塔衆力不能舉卽就樹下起塔當前漢昭帝十
三年丁未歲也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
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
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
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
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
問曰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
卽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荅
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祖曰昔世
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
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
投誠出家授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
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祖付法已踊身虛空現
十八種神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起塔
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
爲自在天人

欲界第六天

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

利欲界第二天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

于梵天色界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

祖時至遂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

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

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

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

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

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

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

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

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

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

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卽發宿

慧懇求出家旣受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

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

法旣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

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卽於座上以指爪務面

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起

塔當新室十四年壬午歲也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沖化導

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眾唯尚辯論為之首者各婆修盤頭此云徧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眾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眾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眾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眾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眾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為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眾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徧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與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邪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眾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

撰述
五經卷一
理竟祖付法已不起於座奄然歸寂闍維收舍利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姓毗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於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云回禮法身大士光蓋罔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試其真偽賢衆卽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

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

野鵲子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旣成道

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產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毗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祖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

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卽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祖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卽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祖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虔請復坐跏趺而逝茶毗得舍利建塔當後漢殤帝十二年丁巳歲也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卽瞿曇種族歸向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

現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舉王卽大會梵行禪觀

呪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祖亦赴此會是三衆皆莫

能辨祖卽爲王廣說塔之所因塔阿育王造者此不繁錄今之出

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

非久卽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深加

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

往化得度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邪祖曰

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

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爲彼國王

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

此是西印土傳佛心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力何如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玄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祖知已即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後鶴勒那問祖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度以一白年為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祖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旃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為眾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眾祖曰汝第四劫中嘗為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眾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為鶴眾相隨鶴勒那問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眾聞偈飛鳴而去祖跏趺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寶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勒那梵語鶴即華言以常感羣鶴戀慕故名耳月氏

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無子故禱于七

佛金幢卽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覩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祖爲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服拜祖王問曰此何人也祖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爲說法故來禮拜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總有多少祖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卽不能盡王聞忻然時祖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上足龍子早夭有兄師子博通強記事婆羅門厥師旣逝弟復云亡乃歸依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旣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卽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

撰述
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丘
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羅何難祖乃密示之言訖現十
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祖復現空中
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
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場而建塔焉
卽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歲也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得法
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
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祖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
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悱而來祖
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旣至于此胡云習定彼曰我
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旣
來其習亦至旣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
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
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
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
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
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
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祖開悟心地朗然祖旣攝五
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祖曰此

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終未能舒願尊
 者示其宿因祖觀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
 開手奉珠眾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為僧有童子名婆
 舍吾嘗赴西海齋受覲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
 長者遂捨其子出家祖即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
 斯多祖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
 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
 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祖說偈
 已以僧伽梨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
 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
 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
 共謀亂乃盜為釋子形象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即罪
 歸佛子妖既自作禍亦旋踵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
 寶何乃構害一至于斯即命破毀伽藍祛除釋眾又
 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
 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
 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恡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
 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
 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仙人者
 深明因果即為光首廣宣宿因解其疑網

集事具聖曹
 及寶林

傳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當魏齊王二十年
已卯歲也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
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
手遇一子尊者顯發宿因密授心印後適南天竺中
印等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
先定恒重嫉祖之至欲與論義幸而勝之以固其
事乃工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
勝召口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為義彼
曰無為義祖曰汝既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

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
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
名何名彼曰為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
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
道杜口信伏于時祖忽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
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即辭王南邁達于南天潛
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名
德勝凶暴而色力充盛一名不如密多和柔而長嬰
疾苦祖乃為陳因果王即頓釋所疑又有呪術師忌
祖之道乃潛置毒藥于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

禍遂投祖出家祖卽與授具後六十載德勝卽位復信外道致難于祖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卽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邪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卽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卽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旣明乃赦密多密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密多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密多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卽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羣有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不如密多聞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祖現于神變化三昧火自焚

撰述
三
四
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創浮圖而祕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天德王之次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覩白氣貫于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祖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卽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祖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祖曰將度衆生王曰以何法度祖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卽以幻法化大山於祖頂上祖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祖祖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眞乘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纓絡故人謂之纓絡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行何急卽荅曰汝行何緩或曰何姓乃曰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纓絡童子稽首於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童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

撰述一
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卽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祖付法已卽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卽還本座跏趺而逝化火自焚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旣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王子第二王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旣辨此已卽知是珠旣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

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旣受具戒祖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尊者付法已卽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祖因東印度國王請祖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爲甚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

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祖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祖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往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逢跨水復逢羊獨自栖栖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問曰此後更有何事者曰從是已去一百五十年而有小難聽吾識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爲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後如何者曰却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識曰震旦雖濶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皆預識佛教隆替

事具寶林傳及聖胄集

祖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

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

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甚盛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荅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邪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卽非實相彼曰定旣不定卽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卽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卽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卽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

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瞥然匿跡至無相
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荅
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祖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
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曰於
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
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祖曰相旣不知誰
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
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
旣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祖辯析卽悟本心禮謝
於祖懺悔往謬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
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
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荅曰我此定慧
非一非二祖曰旣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正定非定
處慧非慧一卽非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不一當二
不二旣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
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
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氷釋至第四戒行
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
彼衆中有一賢者荅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
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卽是有染一二俱破何

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
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旣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
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卽戒卽行祖曰俱是俱非何
言清淨旣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卽自慚伏至
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旣無所得亦無
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荅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
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旣不得得亦非得旣云得
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
爲得得祖曰得旣非得得無得旣無所得當何得
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
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衆中有尊者荅曰此心不動
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
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
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
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旣而六
衆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
無量衆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
佛道陷於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
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者妄構其說至於國
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祖知已歎彼德薄

當何救之卽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祖遙知衆意卽彈指應之六衆聞云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速行以副慈命卽至祖所禮拜問訊祖曰一葉翳空孰能翦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祖曰汝雖辯慧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大作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祖不起于座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理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祖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大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卽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旣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

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
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
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
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常用時
幾處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入王曰其入出現
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
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
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
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咨
詢法要朝夕忘倦迄于九旬時宗勝旣被斥逐退藏

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
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能禦難生何如死言訖卽自
投崖俄有神人以手捧承置于巖上安然無損宗勝
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
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於
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
尊故熏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
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
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
疎怠不久成竒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

偈欣然卽於巖間宴坐時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提曰我所出家卽娑羅寺烏沙婆三藏爲受業師其出世師者卽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祖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敕近臣特加迎請祖卽隨使而至爲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泣謝于祖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王告祖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祖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卽至矣王卽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愧王意貧道誓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祖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祖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祖語祖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祖曰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救祖卽至慰問時宗勝再承王召卽別巖間波羅提亦來問疾謂祖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祖卽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三寶復爲懺悔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念震旦

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後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卽回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惟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王卽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祖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舊板年甲差誤今依梁僧寶唱續法記宋嵩禪師正宗記前後改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卽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

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届于洛陽當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向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

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
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
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
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祖憫而問曰汝
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
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
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
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祖
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
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曰諸
僧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
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
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越九年欲返天竺
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
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
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
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
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
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
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

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

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為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

別記云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為二祖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會未契理祖祇遮其非不為說無念心體可忽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心體更勿疑也

三日有期城太守楊銜之早慕佛乘問祖曰西天五印師承為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

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祖知懇到卽說偈曰亦不觀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今過量通佛心今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銜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祖曰吾卽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愚難銜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否祖曰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銜之曰師苦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祖不獲已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銜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于懷禮辭而去祖之所讖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義是非蜂起祖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卽魏莊帝永安元年戊申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

祖于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
 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唯空棺一隻革
 履存焉舉朝為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
 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為信道者竊在五臺華嚴
 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祖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
 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

宗謚圓覺大師塔曰空觀年號依紀年通譜

通論曰傳燈謂魏孝明帝欽祖異迹三屈詔命祖竟
 不下少林及祖示寂宋雲自西域還遇祖于葱嶺孝
 莊帝有旨令啓壙如南史普通八年即大通元年也
 孝明以是歲四月癸丑殂祖以十月至梁蓋祖未至
 魏時孝明已去世矣其子即位未幾為爾朱榮所弑
 乃立孝莊帝由是魏國大亂越三年而孝莊祖又五
 年分割為東西魏然則吾祖在少林時正值其亂及
 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其國至於分割久
 矣烏有孝莊令啓壙之說乎按唐史云後魏未有僧
 達磨航海而來既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
 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此乃實錄也

二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時
 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令無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
 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妊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
 光自幼志氣不羣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
 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門香山
 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肆徧學大
 小乘義年三十三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載於

寂默中修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
匪遙汝其南矣祖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翌日覺頭痛
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
祖遂以見神事白于師師視其頂骨卽如五峯秀出
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
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祖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傳
衣事迹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
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
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
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不可
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
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
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
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卽
爲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
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乃告曰菩
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并信衣密付於吾吾
今授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祖付衣法已
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

師既預知願垂示誨祖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
 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代正
 在于汝汝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
 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祖付囑已即往鄴都隨
 宜說法一音演暢四眾皈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韜
 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
 談或隨廝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
 自調心何關汝事又於笈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
 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
 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勝其憤興謗于邑

宰翟仲侃翟惑其邪說加祖以非法祖怡然委順識

真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十三

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葬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

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古

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為甚麼得償

債去沙曰大德不識本來空月曰如何是本來空沙

曰業障是曰如何是業障沙曰本來空是月無語沙

以偈示之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

一性更無殊

三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
 既受度傳法隱於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
 佛法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

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祖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卽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還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祖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卽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鑑智禪師覺寂之塔師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

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旣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祖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荅曰姓卽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邪荅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卽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曰莫是和尙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後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卽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

迄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誠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謚大醫禪師慈雲之塔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迺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卽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房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

八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
吾言持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
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
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
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
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
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
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
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
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
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
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
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荅相視而笑盧至夜
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
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
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
見性衆聞師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
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未有篩祖於碓以杖三擊之盧卽
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

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屈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五祖自後不復上堂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邪祖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旣失潛知彼得卽共奔逐五祖旣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于黃梅之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六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採以給一日負薪至

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問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祖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畧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卽志畧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卽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祖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曰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祖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祖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祖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於黃梅汝當往彼參決祖辭去直造黃梅之東山卽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祖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酬荅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明日邀祖入室徵風幡之義

祖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曰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祖更無所隱直敘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授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乃指座下盧居士曰卽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其戒壇卽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祖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欲歸舊隱卽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祖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于世後返曹溪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

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祖語有詔謝師并賜磨衲袈裟絹五百匹寶

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勅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勅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祖新州舊居爲國恩寺一日祖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四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嘗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臥輪有伎倆能斷

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

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

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臥輪非名即住

也祖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

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

來謁曰善捏塑祖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

祖真可高七尺曲盡其妙祖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

佛性酬以衣物辯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

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楫時大眾哀慕乞師

且住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

吾此形骸歸必有所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曰

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祖曰

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祖曰吾滅後

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

裏須殮遇滿之難楊柳為官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

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

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跏趺

而化異香襲人白虹矚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

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

祝曰香烟引處即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

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時韶州刺史韋

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

師頸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駒布也緝木編華心織成後人以碧絹

為裏中宗賜磨衲寶鉢以辯塑真道具等主塔侍者尸

之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

索聲僧眾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

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

切加擒捉五月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

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

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

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問祖上足令韜曰如

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

寬親平等況彼欲求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

知佛門廣大遂赦之爾後甚有名賢贊述檀施環異文繁不錄上元元年

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

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勅刺史楊瑊曰

朕夢感禪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

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

安置專令僧眾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

或為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鑿

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皇朝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
殘兵作梗祖之塔廟鞠爲煨燼而真身爲守塔僧保
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太宗皇帝卽位
留心禪宗頗增壯麗焉

五燈會元卷第一

丹陽居士賀懋熙懋照懋熒懋燾仰承

先嚴賀學禮遺願施貲刻此

五燈會元第一卷計字三萬零二百八十三

個該銀一十五兩七錢五分

武林釋大能對上元李淵書上元縣李文煒刻

萬曆庚戌歲夏六月徑山寂照庵識

